

临文以敬 衡文以恕

——读陈保平《读读书 看看片 聊聊天》

◎ 汪涌豪



虽长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并在多个岗位承担主要责任，但很难得，陈保平先生从未搁下个人的爱好。相反，受上世纪八十年代特有的浪漫理想的滋养，始终保持着读书人的本色。此次，他将三十年读书观剧之所得，并阅识人与经事纬理的感悟整理成书，有此丰赡的收获，真是让人惊喜！

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他的阅读赏会如何与趣味有关，他的关注和议论又如何与当下有关。这当中，因对美的探究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他凭借敏锐的感知力，对文学及多个门类艺术所作的要言不烦的评论，常让人有一种清新入骨的感受。尤其是，当你激赏他不操弄舶来的主义，有与前辈相仿佛的临文以敬衡文以恕的高致，文章会时不时提醒你注意他的立场，以及这种立场的峻刻与精辟。

这样的例子太多。尤其先获我心的是，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荧屏上充斥着众多的影视剧，反映的都是当下的现实生活，但不知为什么，演员的表演却让人有陌生感，甚至从里往外透着假。作者由华人移民史对中国人表情的讨论谈起，引入演员汤普森对综合表现人物情感的体会，将其归因为当下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问题。当生活本身多见矫情，进而让人戴上面具，那演员有着痕迹的表演，真没什么不可理解。唯此，他一直强调拥有“一颗真实的心”之于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他的意思显然是，当没有真诚与真心，即使再真实而普通的关系，也会被表达得毫无真实感可言。他感叹时下作家、艺术家普遍能力缺乏，主要是因为“企望太多，真挚不够，功利在先，本色退缺”，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强调这一点。

当然，实际生活中，如何安顿与措置身心，不仅关乎理想，还与人的生存智慧有关。譬如，随着上两个世纪女权运动的兴起，两性平等成为潮流，女性凭着自身特有的细腻与敏感，在艺术领域常有出色的表现，但所受到的关注却远远落后于男性。

我们与作者一样了解其间的原因，但未必能像他一样指出，这一程度还与女性过分坚持性别意识，以致心态激进，反显身份的弱势，并进而“偏离了艺术创作本应有的宁静平和境界”有关。这是一个有风险、不很讨巧的判断，但基于人性和人情的一般事实，不能不说具有一定的深刻性。

联想到新时期文坛风行一时的“私人写作”，固然写出了当女性需要时，男性通常不在场的尴尬，还有女性对自身欲望的主张以及对男权统治的反抗，揭示了波伏娃所说的

女性是被变成的而不是天生的事实，但由于在那些写作者笔下，这种反异常与更广大的社会脱节，有时甚至仅植基于偏见，结果终究未能在浴室和闺房之外建起一个真正自足的世界，相反倒让人想起弗洛伊德那个促狭的判断：女性的反抗常常包含着想成为男性的意思。至于作者由此再及当真正自由的环境形成，女性艺术家与男性艺术家将面临一样的挑战，即都得直面自我，这样的判断，立意就更高远了。

其实，当跳出文学艺术，基于一种进入血液的理想主义和责任感，讨论大到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未来出路，小到都市文化崛起后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愿景，连带着对社会的深入观察与对人性的深刻思索，这样高远的瞻瞩就更多见到了。并且，它起于读书观物而终于求道问心，既联通着对自身历史文化传统的保持发扬与人类整体性精神出路的思考，又时时在情与理的颀颀与知与行的考校中理性地裁量，所得结论自然不仅有深度，更见厚度了。

这部分让我感激于心的，是他对人文关怀的呼吁，以及在这种呼吁遭到误解后的坚持与反思。今天的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与道德重建的任务空前艰巨。人们受困于身心两方面的压力，常不免体恤日常生活多而关怀终极价值少，结果造成了许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用他的表述，是大理想被小幸福取代了，他将此种现象视为“本世纪初最为明显的特

征”。而人文处理的是日常世界与价值世界的关系，正可以用为这种迷乱的疗救。它关乎灵魂的教养，因此与永恒有关。不过也因为如此，它很脆弱，并一丝丝无意的曲解或有意的避却都足以使其受伤，更不要说许多强大的生活事实常顶着“存在即合理”的理由。

最后要说作者写作态度的恳切与文风的清顺。就前者，他言其所信，信其所言，思虑广远周彻，表达谈言微中。尤其可贵的是能人情入理，对所论对象怀一种“了解之同情”。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自觉，“如果话语者失却了对他人苦难的基本感受力，如果我们文字描述的世界和人们感受的客观世界差距太大，那语言的‘通货膨胀’和‘贬值’就不可避免”。就后者说，他厌弃“从上往下看”的“官语”，也不迷信“由外往内看”的“译语”，更向往找到一种真正“从内往外看”、“从下往上看”的民间视角，所以常能用省净而醇实的叙说，将所要阐发的意旨表达得题无剩义。再次借用他的话，就是在“平常的日子”里，锻炼出“还原生活的能力”与“驾驭平淡的能力”。如此生活与书本相质证，事理与逻辑相映发，看问题就周全了，言说自然归于平和。

这样也就能看到了许多人未看到的问题，并言人所未言。譬如他主张对文艺应该讲导向，并存在价值观问题，但必须建立在符合艺术规律的基础上，我于此通常只谈到不然文艺就没有感染力和影响力，他则更言及“甚至会造成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这是所谓见识远。

保平先生是我很早结识的新闻出版界的学长。虽然我们各有事累，无缘深交，但他的含蓄亲厚与持重稳健一直让我钦敬。现在，因他的文字，得以添一重亲近，并有以想象他如何“舍不得把书一下子读完，每天读一点，像一个酒徒获得了一瓶上等的好酒，细细品味它的清香与醇厚”，真是快事。只是吾生也晚，所经所历太过坦易；又因为职业的关系，再怎么努力，仍不免读腐了书的积习，比之他既不愤世嫉俗，又不玩世不恭，有守有为，进退合礼，如元化先生所肯定的，“其贴近日常人生的姿态，从容而情理兼备的文化情趣，尤其是稳健有节的建设性态度”，体现出一种“积极、大胆而稳健”，“沉潜有本、又开放现代的文化关怀”，实在觉得自己只有学习的份。

有感于个人确实并非书序合适的作者，故谨以上述粗浅的读后感，作为未来读书阅世的参照与提醒。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王佛得救记

◎ 钱佳楠

每年夏天都会把法国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的《东方故事集》重读一遍，这些故事常读常新，而此次最打动我的是全书唯一的中国故事：《王佛得救记》。

老画家王佛和弟子林在汉帝国的通衢大道上漂泊，直到一天深夜，他俩被汉天子派来的士兵逮到宫殿。端坐在玉雕宝座上的天子年方二十，却异常苍老，先皇为防止他受到世间七情六欲的玷污，将他养在一个清静孤寂的房间里，没有一人被允许走过他的门前，自小到大，汉天子唯一能接触到的就只有收藏在房间里的王佛的画作。

他深深陶醉于画中的世界，当他终于获准走出房门，登临高台，眺望远方，却惊讶地发现现实世界远比不上王佛画中所描绘的那般美丽。汉天子嫉妒地对王佛说：“值得统治的帝国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王佛画笔下的世界。”

恼羞成怒下，汉天子逼迫王佛画完一幅后者年轻时未完成的山水画作，而一旦完成，天子将下令焚毁王佛所有的画作。

王佛提笔，很快进入忘我的境界。画中的海水满溢出来，浸没宫殿的玉砖地面，王佛笔下的一叶轻舟也逐渐拉近，欸乃的桨声回荡在大殿里，方才被杀头的徒弟林重新站到王佛面前，脖子上系了条特别的红围巾。

“师傅，我们启程吧，到大海之外的地方去？”

“我们走吧！”王佛说。

海水缓缓退落，玉砖地面闪烁着零星的水花，大臣们的朝服已干，汉天子的披风流苏上还留有几朵浪花。王佛的画作任凭帷幕而放，画中的那艘小船逐渐驶离，起先还能望见林的围巾，而后，小船缩成黑点，王佛和弟子林就在这位老画家创作出来的茫茫海上，永远消失了。

该小说究竟脱胎自中国的哪则故事原型，众说纷纭，却又莫衷一是。小说未端读来似神笔马良，而王佛和林的师徒关系又依稀可见孔子和几位贤徒的影子，林散尽千金支持师傅有如子贡，复活的林对王佛说的第一句话来自颜回，“师傅尚在，徒弟怎么敢死呢？”而结尾师徒二人泛舟远去的情景又宛若孔子对子路说的半真半假的玩笑话，“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尤瑟纳尔像个贪玩的孩子，企图把所有有趣的东西都收进她的百宝箱。

我此回读的是英译，猛然发现，虽然这个故事的两个中译本分别作《王佛保命之道》和《王佛脱险记》，但是在英译和法语原文里，标题如直译，应为《王佛得救记》。“得救”对于有着基督教信仰的欧美读者而言意味深长，尤瑟纳尔显然是另辟蹊径，从东方文化中寻觅一条不同于西方神学传统的挣脱尘世烦恼与污浊的道路。

徒弟林原本有生而为人各种恐惧，怕昆虫，怕闪电，怕死尸。但结识王佛后，他欣赏起青灰色的闪电，观察蚂蚁可爱的爬行轨迹，甚至迷恋呈现于自缢的妻子脸上的那抹青绿色彩。对美的追求帮助他克服人性中的怯弱一面，甚至让他最终不再惧怕死亡。

多年前读英国哲学家、数学家伯特兰·罗素的散文名篇《如何变老》，他说年纪大了容易犯两种忌讳，一是过分沉溺于往昔，二是把感情过分地倾注于年轻的后代。罗素找到的优雅变老之法是拓宽非个人化的兴趣，“直到个性之墙逐步退场，直到个体的生命融入宇宙万物之中。”

谈到变老，谈到死亡或许显得过于沉重，然而人成年之后常常苦于不复有孩提时的无忧无虑，苦于外界的波动时不断搅扰内心的宁静，难有疗愈良方。在这个意义上，尤瑟纳尔和罗素也提供了启示，在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业中消去自己的边界，消去对自我的执念，自由和幸福不在远方，就在寻常的每日生活里。正如罗素所言，“因为我关心的东西将会继续，因为知晓他人将会继续我未竟的事业，我为自己做了所能做的部分而感到满足。”

萦绕在灵魂深处的书香

◎ 陈华文

常言道：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读书对于每一个人而言，就如同吃饭、睡觉和呼吸那么重要。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也就在于人能读书、能思考，从而创造一个绚丽多姿的文明社会。

我在农村出生长大，父母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虽然他们没有什么文化，可是总教育多读书。我上小学时，村里只要能见到的书，我基本都读了个遍。初中时在镇上住校，只要有空，我就跑到镇上唯一的新华书店，站在那里“蹭书”。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爱上阅读后，自然就会爱上写作。大学四年里，我去得最频繁的地方就是图书馆。那一段时光，我如同自由的鱼儿游弋着。同时，我也模仿着一些文学作品的语言风格，在方格信纸上写散文、写诗、写短篇小说，几年之中大约写了十多个笔记本。

参加工作之后，读书与写作，依然是我生活中的重要日程。一晃十年过去，家中完全被

书占据，同事们笑我是“书痴”，我乐于接受。由于书多“成灾”，妻子有时也会发些牢骚：“你和书一起生活好了。”

大约是在2010年左右，全民阅读之风刮遍大江南北。当时我就意识到，自己喜欢读书、又乐意写一些文章，何不围绕书香社会建设，专门撰写读书评论呢？随即，我就围绕那些新近出版的好书、社会备受关注的书，尝试书评写作。后来，我主要围绕文学、文化、地学资源、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图书，进行聚焦式评论。几年光景下来，我大约读了三百本书，撰写了两百篇左右的书评。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读书是一个人的自我修行，读书没有捷径，也没有终点，如果深入到读书的世界，阅读就是“悦”读，那种内心的富足感，是不读书之人无法体会的。世间读书人中，我最欣赏老作家孙犁的“三不读”的主张：一是言不实者不读，二是常有理者不读，三是吹捧文章不读。

在生活节奏加快的今天，如果人们能兴致盎然地读一些“闲书”，是非常难得的。任何事情只要一如既往地坚持，总是能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喜悦：2015年，我加入中国国土资源作家协会；2017年，我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

2015年12月，我和他人合作撰写的地学文化作品集《大地文心》由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2016年4月，我的读书评论集《最是书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并被评为了该年度全国社会科学优秀普及作品；2017年4月，我被评为湖北省十佳阅读推广人；2017年6月，我的书评集《家国书事：来自南望山的阅读笔记》由九州出版社公开出版。

我迷恋阅读，有时读得欢天喜地，有时读得泪流满面，有时读得心里发慌。书香砥砺灵魂，走向诗和远方。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如果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把一粒粒书香的种子，撒向一颗颗有温度的心灵。